

甲寅遣僉知中樞府事李鐸于京師獻咨文紙傳曰

大明會

典宗系改正事訪問而來○傳曰慶尚道監軍御史宋賀所啓水軍

之弊甚苦僉使萬戶權管令兵曹預選年少有才之人差之慶尚一道連歲凶荒巨濟等七邑尤甚失業自去冬民皆飢餓云移粟賑貸○以李名珪為漢城府判尹李世璋為戶曹叅議權轍為兵曹叅知禹瑞為議政府舍人金弘度為吏曹佐郎

乙卯 上御朝晝夕講

丙辰 上御閣講○傳于政院曰天之示變至於此極一物之

寃足以召災况今萬姓盡在塗炭之中天心從可知矣軍籍大事不得已為之而閑丁之少之邑皆以丐乞之人及以私賤充定云如此則民寃豈不多乎其下諭各道且黃海道館軍立於驛站

之弊亦議于朝廷○上御夕講○清洪道觀察使李憂亮狀啓惟新縣可興村三十餘戶火死者男女共八人有寺奴豆乙

麻者見其母方在火燄之中趨負未及出子母相抱燒死○弘文館副提學鄭裕等上疏其略曰人主一心天下萬事之本正心

之本則又在於學問是故古之帝王能平治天下國家者莫不
本之格致誠正之功苟非講學之功有以開明本源之地則何
以得此心之正勝利欲之私而應事物無窮之變乎今 殿下
勤御經筵日接儒臣可謂有好學之心矣然以施於事務於政
者觀之則其於窮理而致精居敬而持志恐或有多闕也竊聞
殿下於內苑中時與宦豎學射惟此一事亦足以荒 殿下
之志廢 殿下之學也惟其學如是故心不得其正而侵之者
衆惑之者多彌令云為皆不得其當矣聽言從諫人主之盛節
是以聖善舜禹寧有過誤而取善拜言孜孜不倦德如湯文何
賴諫諍而弗咷乞言眷眷不已今者 殿下外示虛懷內實獻
間彈一人論一事伏閣抗章動泣旬月至於經席之上宰輔
陳臺諫斥列一不見 天顏賜喜 玉音錫允促促講訖遽
還大內只以循例之 命令付諸一宦豎上下之情何由而得
通乎諫諍之路何由而得開乎紀綱者維持一世之器也今者
殿下少公平正大之體有偏儻褊狹之私凡作姦並罪者例示

不能深割私情而付之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其流之弊陵夷板蕩將不可救清洪慶尚之域赤子之盜弄潢池中者不知其幾何為節度為守令者坐視奸寃之暴略無捕獲之策可謂國有紀綱乎吾道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傳之道而異端者乃季世虛無寂滅之教惑世而誣民者也今者 殿下自以為不奉異教而形疑迹似駸駸以入者久矣其端一開其勢漸長凌辱朝臣拒戰官軍者有之亂入學宮歐打儒生者有之藏匿大憝不畏邦憲者有之如此不已末路可知幾何其不為元嘉之惠琳高麗之遍照也哉蒼蒼在上臨下有赫則敬天之怒不可不以誠也立之君師作民父母則恤民之隱不可以不實也今者 殿下欲答天譴而側身修行既無周宣之實德罪躬禱天亦無成湯之至誠如此而天心果可回乎欲保民生而殿下無視民如傷之仁親民者多浚膏剥血之徒如此而民生果可安乎氣節者國家之元氣不可不培而今也者俗日卑士氣不振至於對君父而亦未聞激切之言蘊籍之譽歸於懦弱

廢餽之稱萃於讜直慘忍靡靡日復一日末流之害將不可勝
嗟乎其漸有因其流有源今不以氣節培養而欲以法律繩之
則雖百年必世終不可以化也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
張國乃滅亡而今者世道日降偷薄日甚朝廷成趨利之風權
門溢苞苴之誚意源潔則綏清表正則彰直竊聞政事之際一
有戚畹於其間則物議囂然先揣 殿下之私而批目之下或
如所料此豈非盛德之大累哉刑獄者所以懲有罪而安無罪
之民也今者內外犴獄繫囚見徒皆盡有罪乎燕獄有冤霜飛
六月于公痛哭旱極三年傷和召災莫甚於此今茲之旱天譴
極矣自今月以来赤氣蔽天日月無光雖不指某事之應怨毒
所感豈無其由頃者盜僧佛覺賊殺三人而守真匿之黨惡之
罪終不可赦臺諫爭之而不納大臣言而不聽地下三窪無時
而洩召災之由此亦一也嗚呼當今之事所可言者不止於此
而考之於事察之於情則其切且急未有出於此者臣等倚罪
論思之地徒竊 殿下之寵而其實反不如百執事守一職供

事者其心愧恥若撻于市而已伏惟 殿下留神焉答曰今觀
疏辭所論當矣近年以來衆災疊見恒懷恐懼修省但計慮淺
短不能以答天譴故災變之作至於此極是予否德多闕政之
所致也及躬自責而已疏辭當留省焉

史臣曰 上之責躬至此三代聖王蔑以加焉苟得經濟之
佐以輔之則功效可期矣有君無臣自古所歎嗚呼

○對馬島太守宗盛長上書于禮曹對馬州太守平朝臣宗盛
人足下每歲所望新約條改替之事悉一條之恩許遺憾太深
即今日本差聘船所望近年之新約條悉賜改替近年者西戎
蜂起與唐商合力同心賊于大明奪泉州郡之珍寶剽掠貴人
之子孫每歲雖陳此旨以臣等之言爲譖張漸愧也近年貴浦
安平者臣等之力也兼聞今年亦西戎數千艘走大明也伏言
堅下勅可被護貴浦之邊疆者也今日本所望悉賜許容則臣
等快心守島鎮西海可指忠節者也使禮曹答之曰我朝以貴島世效忠勤鎮守
海服勞績可嘉故歲賜米豆等物恩數優渥無以復加既為之
明立約條惟當永永遵守堅如金石可矣今足下乃以濫溢之
之求欲開舊無之例寧可得耶顧以足下意望之厚不欲徒然
盡拒之亦不可不知守海之勞故於歲賜米豆一百碩外特賜